



阿苦○著

仙魔侠

下

中国戏剧出版社



仙魔侠

阿苦◎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仙魔侠/阿苦著.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8. 11

ISBN 978 - 7 - 104 - 02867 - 3

I . 仙… II . 阿…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8107 号

仙魔侠

著 者: 阿 苦

责任编辑: 吴淑苓

责任出版: 冯志强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

邮政编码: 100097

电 话: 010 -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

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发行部)

传 真: 010 - 58930242 (发行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耀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48

字 数: 9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104 - 02867 - 3

定 价: 75.00 元 (全三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第一章 身外化身	1
第二章 将计就计	24
第三章 奇特鬼蛊	48
第四章 冥武堂	72
第五章 自取灭亡	96
第六章 波澜再起	121
第七章 通天之秘	144
第八章 疑云密布	167
第九章 阴差阳错	191
第十章 皆大欢喜	216

第一章

身外化身

白色光绳还未及体，龙五就感到了一阵的晕眩，无力感毫无征兆地在身体的每个细胞中涌了出来。他的心中一阵惊骇，无暇再思索这是个什么古怪玩意，运起妖法就要逃到远处，企图暂时的躲开白色光绳笼罩的范围。可怕的是，当龙五运起妖力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刚刚还感觉充盈的妖力，此刻竟然是荡然无存了。

眼看着绳结就要捆在身上，不祥的预感充斥在心中，龙五绝境之中，求救似的看向了在一边也是张大了嘴巴的云松尊者。

道门的顶级道器白玉拂尘，云松尊者也从没用过，那个记载着道门掌印心法的玉柬他根本还没有来得及看，更说不上会使用白玉拂尘了。白玉拂尘对龙五的攻击，是因为感应到了龙五身体上的妖气，所做出的自动攻击。当那一个个绳结捆到龙五的身上的时候，会越来越紧，顶级道器中蕴涵的无以伦比的道气会自行的将龙五灰飞湮灭。

绝望中的龙五见云松尊者也是一脸的惶恐，看来也并不知道怎么收取这个白玉拂尘，心中不禁黯然。死亡的恐惧让龙五用尽全身的力气挥舞着那条独臂，口不择言地狂喊着：“你他妈的快把手合上啊！”龙五误打误撞的这么一句话，倒是提醒了忙乱中的云松尊者，也救了他自己的一条命。

当云松尊者听到龙五的话后，也赶紧地把摊开的手掌合上，紧紧地把白玉拂尘攥了起来。满室光华尽收，空中盘旋的绳结在挨到龙五的头发那一刻，忽然毫无征兆地消失了。房间内，一片沉静，龙五和云松尊者的剧烈喘息声，在这样的沉静中仿佛像是雷声似的。

龙五狠狠地瞪了云松尊者一眼，心有余悸地坐到了座位上，一脸的惊魂未定，大口大口地灌下半瓶酒后，才恢复了一点平静。

云松尊者脸上的惊慌和歉疚只停留了一小会儿，就被一脸的狂喜所代替。



天啊！真是太厉害了，这还是自己不会使用的威力，要是自己修炼了掌印功法后，那还怕得谁来？

云松尊者兴奋地坐到了龙五的旁边，拍了拍龙五的肩膀算是给他压惊了。然后就迫不及待地说道：“怎么样！这可是道门掌印的信物啊！你说我拥有这个宝贝，还没有争夺掌印位置的实力吗？”

龙五见云松尊者连点道歉的话都没有，就急着谈论什么争夺权利的事。转头看了看迫切地等着他的回话的云松尊者，暗道，这个人真是一个不值得推心置腹的小人，道门要是落到他的手里，也就算是离毁灭不远了。可是他越是这样，就越值得高兴。自己在道门所做的一切，不就是希望这个结果吗？

就在龙五张嘴要说什么的时候，一阵轻微的破空声同时传进了龙五和云松尊者的耳中。两人脸色一变，互相点了点头。一起拿起酒瓶，大声地说道：“唉！人生能得几回醉啊！喝多一回是一回啊！来，来，来！干掉！”

“云松师弟，请出来一下！”碧松老道的声音在门外传了进来。接着一阵嘈杂的声音，也在门外响起。

云松尊者听到外面的话，一脸疑惑地看了看龙五，心里纳闷着，平时都瞧不起连个面都不见的碧松老道今天怎么跑这来了？龙五自然也是明白云松尊者的意思，也是一头雾水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对着云松摇了摇头，向门外使了个眼色，暗示着云松出去迎接，见机行事。

龙五和云松尊者这两个当事人一定不会知道，外面忽然而至的碧松老道不是冲着他俩来的。对于龙五，碧松老道还是很放心的。自己给龙五的承诺绝对值得龙五去卖命。

再说了，凭龙五这样的聪明人，也不是笨到去背叛自己，联合那个出了名的窝囊废的。他的来意是因为在修炼中，忽然感应到了一股极其强大的道气，根据他的知识，这股道气一定就是掌印信物白玉拂尘所发出的。而经过他的探测后，发现出现道气的地点就是云松尊者静室的方向。碧松老道正要确定一下具体地点的时候，这股道气就猛然消失了。

白玉拂尘的道气让碧松老道产生了不好的预感，难道，掌印的信物出现在了云松的手中。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云松虽是一堆上不了墙的烂泥。但是如果有了白玉拂尘作为资本后的云松，还会是那个安于现状



的云松尊者吗？碧松老道越想越是心惊，自己的计划即将成功，在这个时候他是不会允许任何人在中间横插一杠子的。

可是云松尊者究竟是怎么得到白玉拂尘的呢？没有道理啊！碧松老道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干脆就暂时地放弃了思考事情的原因，直接就去到了云松尊者的静室。无论如何，还是先防范于未然的好。可是当碧松老道到达静室的外面的时候，听到里面吆五喝六的喝酒声音的时候，脑子里又开始迷糊起来。怎么龙五也在场呢？而且里面的两个人还跟什么都不知道似的？

唉，也难怪，碧松老道现在虽然也学会了玩弄些阴谋，但是和世俗经验丰富的龙五比起来，那就像是一个成年人与一个刚断奶的孩子之间的比较了。就连经常行走于世俗界中的云松尊者，也要比他还强上一些呢。

碧松老道并没有贸然进去，站在房外听了会两人喝酒的声音后，才出声招呼起来。他的话音刚落，另外的那两个与他对着干的师兄弟也急匆匆地带着一众门人弟子赶过来了。

看那样子，好像不是来询问的，倒像是一群打劫的凶徒。可见，道门掌印信物的出现，对多数人都是一个强烈地冲击。看了看那两个师兄弟，和他们的门人，碧松老道心中不屑至极，一点风度都没有的家伙，还要与自己争夺位置，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另外两人也懒得和答理碧松，冷哼一正后，就等着云松尊者了。

“哟，三位师兄怎么有时间来看师弟我来了？可……可惜酒没了，不然……不然咱们师兄弟一起喝几杯……”云松尊者在情况不明中，干脆就推开门摇摇晃晃的装疯卖傻起来。

房门大开，一股浓重的酒气差点就把这些从未喝过酒的道门众人当场的熏晕过去，一个个都瘪着嘴，鄙夷地看着这个出名的窝囊废。甚至还有几个从未见过云松，只闻其名的弟子，开始小声地嘀咕着：“果然是名不虚传啊！不！是比传说中的更加的差劲。”

碧松老道并没有直接就问他想知道的事，反正就是现在不问，他还可以回头再单独询问龙五。那两个和自己唱对台戏的人一定更是着急，他倒要看看，那两个人是怎么开口。

心中有了这个打算。碧松老道回头扫视了那些小声议论的人。回过头一脸



下

的严肃的神情，摆起了掌印真人的架子，严厉地叱道：“看看你，像个什么样子，你忘记我们道门的清规了吗？就你这副德行，怎么给后辈们做表率！”

“我……我哪能和……和三位师兄相比啊！你们都是大忙人，整天忙的事情太多！我这大……大闲人一个的，喝喝小酒都不行了？”云松尊者的舌头都好像喝大了，说话间有些言语不清，但是很明显他的话中意有所指。说得碧松老道和另外两个师兄弟脸色一红。

没有人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个没用的醉鬼身上了，见碧松老道什么都不问，另外的两个师兄弟开始等不急了。年龄看起来比较小的那个师兄，厌烦地瞪了瞪醉眼惺忪的云松尊者，直言不讳地问道：“云松，今天你犯规喝酒的事就不再计较了，我问你，刚刚你感觉到什么了没有？”

“感觉？你这一说，我还真感觉到了什么？”云松尊者眼睛使劲地睁大，大声地说道。周围所有人的耳朵都立刻竖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看向了云松。“我感觉……感觉……感觉今天的酒不够啊！要是再多来一瓶就好喽。”

等了半天，就等出来了这么一句能让人晕倒的话，气得所有人都恨不得上前狠捶这个醉鬼一顿。可是对于所有人含着怒气的目光，云松尊者似乎浑然不觉。而是回头看着后面的龙五，偷偷地坏笑了一下，大声地说道：“是不是啊！龙五兄弟，这酒……这酒是不是少了？……”

见云松尊者把自己拉了出来，并且把话头还丢给了自己，龙五心中不禁暗骂着。可是又不能继续躲在房中了，于是也脚步稍显摇晃地走到云松尊者身边，微笑着却没有说话。

“云松师弟！你看你现在像个什么样子！破坏清规不说，居然！居然还和这个妖孽打得火热！你怎么对得起飞升的掌印师兄啊！你有什么脸再见道门的各位祖师啊！”另外的两位师兄弟，本来就对龙五极其仇视，要不是龙五的帮助，碧松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拥有了这么高的地位和威望呢！现在这个妖孽竟然又和云松合伙的戏弄他们！刚刚说话的那位师兄顿时就大骂起来。

听到师兄公然地骂龙五是妖孽，云松觉得是时候做出点什么给龙五看，证明自己是决心和他站在同一战线的。眼睛一闭，看都不看那位师兄，笑嘻嘻地说道：“我知道我没脸去见各位祖师了，那我不飞升不就得了？你们既然有脸见，为什么现在还窝在修真界呢？”



云松这话分明就是嘲讽他们修炼进度太慢，实际就是暗指他们资质驽钝呢。云松的三位师兄中，还真就有一个比清松真人入门修炼的时间还长的，本来自己就因为这事一直在耿耿于怀，现在云松的话无疑就像刀子一样地戳到了他的痛处。顿时脸色一变，一股火药味弥漫在整个小院中。

碧松老道乐得看他们出丑，不想在这里再耽搁时间了。抬头询问地看向了龙五。龙五心中暗忖着，如果自己对碧松的采取一问三不知的态度的话，估计碧松也不会相信，自己是修妖之体，本身就对道气有着比他们还要灵敏的感应能力。那究竟要怎么回复他呢？龙五偷着打量了一下云松尊者静室的位置。心中突生一计。太起头来，迎着碧松老道的目光，很明显地向着云松尊者静室右后方的方向，瞟了瞟。

龙五表情的一切变化都尽入碧松眼里，他一相情愿地把刚刚龙五低头的思索，解释成了龙五在作着心理斗争，想着是跟着自己，还是帮着云松尊者。后来见龙五坚定地回应了自己。碧松老道心中狠狠的得意一下。

顺着龙五的眼光看去，碧松的脸色明显地一变。龙五的眼神方向，恰好就是清松真人飞升的山洞方向。难道？清松师兄飞升的时候太急，没来得及进行掌印传承，于是就把掌印信物又放置在那个山洞中的某一处了？

碧松老道越想越觉得有理。本来嘛！清松师兄飞升的时候，云松还在沈家老宅呢。掌印信物怎么会出现在他的手中呢！再说了，就看以前清松对云松的厌恶态度，更不会提前就把掌印信物交给他的！

碧松老道想着想着，就觉得心中豁然开朗，一切问题都已经明朗化了。也懒得在这里再与他们磨蹭时间，夸奖似的看了龙五一眼后。直接就祭起法器，一闪而没。

龙五刚刚给碧松的眼色实在是太过明显了，明显到所有的人都发现并且还在心中作出了和碧松老道一样的推测。碧松忽然一走，另外两位就着急起来。他们已经把这掌印信物，作为一件能够扳倒碧松老道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了。千万不能再让碧松老道抢了先机，能不能扭转现在这样的一面倒的形式，就看信物落到谁手了！他们甚至连看都没看云松一眼，就架上法器紧追着碧松而去了。小院中一道道光影乱闪，人影瞬间就消失不见。

过了好一会儿，云松尊者和龙五面面相视地大笑起来。尤其是云松尊者，



仙魔侠下

笑声是那样的疯狂。自从在南宫苦手中几乎丧命之后，就深深地明白了力量的好处。如果是从前的云松尊者是以享受红尘为欲望的话，那现在的云松尊者的欲望就是，享受拥有强大力量后的快感。如今他已经离目标越来越近了，他怎么能不得意忘形呢？

龙五冷眼看着笑得极其投入的云松尊者，心中不禁为碧松老道和那两位师兄弟感到可悲。三人钩心斗角，机关算尽，到头来却便宜了这样一个坐享其成的人。唉，这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就得看天了。

云松尊者终于有了笑累的时候，揉着肚子抹着笑出的眼泪。兴高采烈地走到龙五的身边，使劲地拍了龙五一下，赞赏地说道：“龙五兄弟，还是你有办法！眼睛一动，就把他们调开了！我看出来了，你是真心的要帮我！你放心，我成功以后，是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龙五笑着说道：“云松兄弟刚刚为了我，甘愿受到他们的责骂！龙五也很是感动啊！你放心，以后有什么吩咐，龙五会尽力做到的！”说完，还像是喊口号似的，使劲地挥舞了一下独臂，眼神坚定地看着云松尊者。听着龙五表示的决心，云松尊者不禁一阵飘飘然起来，心中美滋滋的，暗道，看来我云松也是有些人格魅力的嘛，不然龙五这样的人怎么会效忠自己呢？嘿嘿……

得意中，云松尊者不经意地扫到了龙五断臂处那条在风中摇摆的衣袖。脑袋里不受控制地出现了南宫苦那可怕的身影，心脏猛地一缩，一股冷汗在额头冒了出来。暗骂道：“妈的，被那个魔崽子吓得出了毛病了，怎么一想到他就心惊胆战的。嗯！一定要赶快获得力量，那时候一定不会再对他存在什么恐惧感了！”

云松尊者这个想法，根本就是自欺欺人，南宫苦给他造成的恐惧感，那是在心头烙下的一个深深的印记，无论他将来如何强大，南宫苦终究还是他的那个软肋。

看着云松尊者忽然间变得苍白的脸色，龙五关心地说道：“云松兄弟你怎么了？身体哪里不舒服吗？”龙五的话，将云松尊者在由心而生的恐惧感中拽了出来。看了看龙五，顾左右而言他地说道：“哦，龙五兄弟，我觉得咱们的计划应该快速进行了！现在他们虽然转移了注意的方向，但是用不了两天就会知道那个山洞中什么都没有的，回过头来再找咱们的时候，就不会像今天这样

的好应付了！”

“嗯！你说得对！这也正是我所担忧的，可是，你现在还不会使用那个信物。万一有人不服气，用武力反抗你怎么办？”龙五忧心重重地说道，其实龙五也明白，碧松等人虽然强烈地渴望着权利，但是如果云松真的拿出掌印信物的时候，他们即使心中不服，表面上还是得服从掌印信物的，断然不会做出武力反抗的事情。龙五这样说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明着是给云松尊者提个醒，暗着就是偷偷在不知不觉中，给云松尊者的心底埋上一颗杀机的种子。

“你的顾虑有些道理，不过你还是不了解道门的人，他们就算是再不服气，但是也不敢实行什么武力的！”云松尊者胸有成竹地说道。龙五见云松尊者反驳了自己的话，自己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也就继续的在言语上逼了云松一步，低声说道：“一时的服气，你能保证他们永远的服气吗？”龙五点到即止，笑看着云松尊者。

云松尊者默然不语，是啊！一时的服气，并不代表以后也会听从自己啊！他们现在争夺权利，就已经说明他们都是有野心的家伙，有野心的人怎么会甘愿永远的，受一个他们根本瞧不起的人领导呢？一抹杀机在云松尊者的眼中闪过。

有了龙五的帮助，接下来的事情也就在意料之中了。云松尊者的资质还算聪明，短短的两天下来，虽然没有修炼成什么掌印功法。但是至少也学会了使用白玉拂尘的方法，最起码不会再出现当日那种不受控制的危险状况了。

正如龙五和云松尊者所料的那样，碧松老道等三人在山洞中一寸一寸地搜索，一点一点的用道气勘测也是没有任何收获。也察觉到，是受到龙五的欺骗了。尤其是碧松老道，被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所欺骗，那种滋味实在是很不好受，恨不得立刻就把龙五杀掉。

可是当他们气势汹汹地再次回到云松尊者的小院的时候，却发现所有道门中的弟子甚至还包括了几个其他修真门派的首脑，已经被云松尊者假传命令，集中到小院的外面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同一时间蔓延上了三位老道的心头。

果然，还没等碧松三人做出什么反应，云松尊者就已经先发制人地拿出了掌印信物白玉拂尘，并且编出了一套说辞来解释自己得到白玉拂尘的原因。谁



下

都知道云松尊者的修为比之清松真人差得太远，掌印信物肯定不会是云松尊者利用手段得到的。有了这样的想法后，基本上有七八成的门人和那些门派首脑们已经相信了云松尊者的话了。

碧松老道他们三个肯定是不信的，清松真人对云松的态度是什么样，他们比谁都清楚。说什么掌印师兄发现了他潜在的才能，我呸！这话除了那些不知内情的人会相信之外，那就还有傻子会信了。

云松尊者聪明就聪明在了他找到了这么多的证人，尤其是那些其他门派的人。有这么多人在场，就是碧松他们有什么反抗的想法，都得忍气吞声地憋在心里。

出现这样的情况，还能怨得谁来？就得怨自己棋差一招，一步失误满盘皆输！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根本就被忽略的烂泥云松，居然是最后的胜利者。唉！真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啊！

这个云松扮猪吃虎的功夫太高了，瞒住了所有人的眼睛，并且麻痹了所有人的警惕。当然，最可恶的还是那个帮凶龙五，这棵墙头草！没有他的帮忙，云松也不会想到这么多的手段！

到这个时候了自怨自艾也是没用，在掌印信物和无数双眼睛下，碧松老道和另外两位师兄弟选择了妥协。由于他们轻易地妥协，云松尊者并没有立刻进行对付他们的手段，也算是祸事中的一点福气了。在云松尊者得意洋洋的表情中，道门的所有弟子上前拜过了掌印信物后，三声齐呼中，云松尊者成了云松真人！

云松真人的任职过程，把一双眼睛气得通红，手臂一挥，出现着云松得意脸孔的那面墙壁，轰的一声炸得粉碎。

“清松，你怎么了？”当清松大怒之中打碎通灵壁的时候，太上老君出现在了大殿中，语气平淡地问着原因。“师父！云松师弟，云松师弟他！唉！”清松真人气的脸色苍白，指着通灵壁的碎块的手指都微微颤抖。

“你生气有什么用？你都已经离开凡俗了，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吗？心有杂念如何修炼？难道你不想升入真仙界了？”太上老君微笑说道。

“啊？师父，您都知道了？唉！都是我不好，我要是不把掌印功法和信物交给他就好了！我以为他没有这个胆子的！”清松真人后悔地说道，他就不明



白，云松那么没用的人怎么会有有了篡取掌印之位的心思呢？凭着碧松师弟他们三个人，竟然没有斗得过云松？

“世间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你如果不在飞升之际产生杀机，就不会临时起意去诛杀魔孽，要是不去诛杀魔孽，就怎么会把信物传给云松呢？这一切都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你到仙界也算不少的日子了，为什么你就没有看透这些呢？”

太上老君这话虽然有质问的意思，但是语气中却没有夹杂着一点责备的因素，他这话在说清松，但是也在问着自己。自己已经飞升到仙界几千年了，可是自己就真的看透这些了吗？

很多人都是在自己犯错误的时候，拼命寻找着借口，把自己所需要担负的责任降到最低。太上老君的话里虽然没有责备，但是也让清松真人很是难堪。他不敢反驳自己的师父，但是他又不想承担着责任。这个时候，南宫苦就成了他摆脱责任的最好借口。

清松真人咬牙切齿地说道：“都是那个魔孽！没有魔孽的存在，就不会出这么多的事！不诛除他们！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安心！”太上老君背对着清松真人，对他的话没有回应地默然站立，清松真人走到他的身边，轻声地说道：“师父，难道您就安心吗？”

太上老君的身体一震，回头紧紧地盯着清松真人。看的他心里一阵的发毛，师父这是怎么了？难道自己说错了？清松真人低下头，一动不动地揣测着太上老君的心意。“那你觉得怎么办才会安心呢？”太上老君问道。

听到太上老君这么问，清松真人的心中一阵狂喜，凭他对这个师父的了解，这样问的时候八成都会按照自己说出的建议去办的！“只有杀掉他们！道门还有整个修真界才会安宁！师父，我们是修真界的领袖，您不觉得为修真界营造一派安宁是我们的责任吗？”

清松真人随手就做出了一顶大大的帽子给他亲爱的师父戴在头上，他当然很了解自己的师父，师父一直都把自己当做世间的卫道士，视天下安危为己任。

如清松所料，当他将杀掉魔孽这件事与整个修真界的安危联系起来的时候。太上老君的脸色瞬间红润起来，一直平淡的声音也似乎变得激昂：“你说



下

得对！我们有责任维护整个修真界的安宁！”自从升入仙界以后就没有过像这样，做一个除魔卫道的正义英雄的感觉了，现在再次重温了一下，还真是有些激动呢。

“师父！您现在还关心着修真界的安危，是他们！不！是整个世间所有人的福气！有您这样的师父，我感到自豪！师父，您说怎么办吧！弟子听您的命令！”一阵子没见，清松真人的嘴皮子居然变得这样的灵活了，拍马屁的功夫真是突飞猛进啊！没办法，谁让自己在仙界中辈分最低不说，实力还是末流的，为了得到些功法或者仙器什么的，不学会溜须还真是没法混啊！

是啊！怎么办呢？一提到实质的问题，就连太上老君也犯难了。听这个徒弟的话的意思，好像不立刻下去杀掉魔孽们，整个世间都会有难似的。要是世间有难了，那自己这个卫道士也没尽到责任，就当不了徒弟的骄傲了。太上老君的心中一阵的踌躇。

现在终于知道太上老君为什么迟迟不能升入真仙界了，原因就在于他的心，空有仙体一身仙力，却还留有一颗世俗之心！有心的人才会有情有欲，做不到无情、无欲、六根清净。想升入真仙界，无异于痴人说梦而已。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太上老君自身不能意识到这些的时候，他永远只能自怨自艾的在仙界打转了。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清松真人见师父虽然答应了自己的建议，却一直沉默着不说话。心中真是焦急万分，他迫切地希望去享受着，拥有着绝对强大的实力，像捏死蚂蚁一样的捏死南宫苦的时候带来的快感。还从未听说世俗修真界中光临过仙人呢，如果自己如愿已偿了。那自己岂不就是第一个接受世人景仰的仙人了？想着想着，清松真人的心中使劲地激动了一把。

“师父，您怎么不说话了？”着急的清松真人，小声地问道。太上老君看着清松真人焦急的神色，哪会知道他心中打的小算盘呢。还以为他是急于去拯救修真界呢，心中不由得产生了一丝愧疚，暗道：“难为自己的徒弟有此善心，把除魔卫道视为头等大事！徒弟都这样了，自己这当师父的可不能走在他的后面！”

太上老君一咬牙，说道：“就这样定了，明日午时，趁着仙界卫兵换班的时候，为师为你打开仙界通道！你速去速回！但是，你在世俗中不要弄出太大

的动静，不然的话，被东华帝君获知，为师也要承担责任的！”

听到太上老君的话后，清松真人心中的兴奋已经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明天！哈哈！明天！小魔孽，明天就是你的死期！要你命大！这次不亲眼看着你魂飞魄散，我就不回来！明天！我清松真人将以救世主的名义，被载入修真界的典籍！

第二天仙界仙兵换班的松懈时间里，太上老君用他强大的仙灵之力，硬生生地打开了一道仙界通道。看着清松真人神采飞扬地走上通道的时候，太上老君的心中产生了巨大的满足感。自己终于再次的为了修真界的存亡，又尽了一次力。

仙界的另一处宫殿模样的建筑中，一个身影看着通灵壁上太上老君和越来越远的清松真人，轻笑了两声，低声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还是有动作了，只是让我等的时间似乎久了一点！”话音一落，身影抬腿迈出，大殿中的空气出现了一阵波动，产生了像是水面似的阵阵涟漪后，身影消失了……

道门发生的一切，南宫苦还不得而知，他更不会预料到一场更大的危机已经渐渐地逼进了他。

几天了，南宫苦他们依旧地停留在原地。其一，南宫苦想尽快地增加自己的实力，既然蛊王灵力已经和他融合了，那就要尽快地去熟悉自己身体的新变化，还有尽快地能够运用这多出来的神秘力量，明知道自己身上有一件强大的武器，却无法使用的感觉实在不舒服。

第二个原因就是，南宫苦根本就不知道下一步去哪，虽然他离开S市的本意是接触修真界，但是修真界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具体的地点。基于以上的两个原因，南宫苦暂时并没有想到有什么行动。

南宫苦的原地修炼的决定，让图嫣和余然高兴万分。看着青翠的树林，莽莽的山峰，她们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在山上与南宫苦度过的那段最幸福的时光。现在重温一下昔日的甜蜜感觉，还真是有种异样的美妙滋味涌上心头。于是乎，山林中往日单调的鸟鸣，如今又加上了美人清脆的欢声笑语，将这并不出奇的山林，营造的仿如世外桃源一般。

几家欢乐几家愁啊！图嫣和余然与木长喜、小秋在这难得的平静氛围乐在其中的时候，将臣每天都如坐针毡似的坐立不安。南宫苦没有下一步的行动，



下

他就没办法做出他下一步相应的计划。南宫苦不动的时候，将臣的计划也只能暂时地停止，如果在这段时间里，能够与南宫苦多多接触，获得他进一步的信任的话，那也算有收获了。

可是最让将臣烦恼的是，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单独接触获得好感的机会。只有每天傍晚时分，南宫苦修炼结束的时候他才能和木长喜他们去见南宫苦，可是每次都还没说几句话，就被图嫣与余然，连笑带闹地给赶了出去。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雨天。在为了自己计划烦恼的时候，将臣在修炼中也遇到了一个让他害怕的现象。每当他在修炼的时候，就会在自己冥想的幻境中看到大片大片的青蒙蒙的雾气。

并且总是有种被人窥视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待在一座四面墙的房子中，房子与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一扇很小的窗户，可是这唯一的窗户外面却总是有一双眼睛无时无刻地不在看着他的一举一动。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自己产生这样的感觉呢？难道真是自己感应到了有人在监视自己？将臣偷偷的在方圆百里的地方用他自己独特的一种方法，布置上了无数个怨气警报装置。可是遗憾的是，这些警报装置如同虚设，根本就没有察觉到有修为的人靠近这里。

既然不是外因造成的，难道是自己的修炼出现什么毛病了？将臣细致地将自己身体的每个细胞，怨气的每个运行经脉都检查了一遍，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的情况。

时间长了以后，将臣忽然发现，这个可怕的现象好像是有周期性的，只是每天在白天修炼的时候才会出现，夜里的时候却消失不见。让将臣在这样的郁闷中，感到一点欣慰的是，这样的被窥视的感觉只是出现在修炼中，如果自己不修炼的话，那就不存在着什么古怪了。

将臣在烦恼中挖空心思地寻找原因的时候，南宫苦却沉浸在一片兴奋中。修炼中获知身体变化后增加的能力，让南宫苦惊喜万分。蛊王灵力的完美融合，让南宫苦魔识的灵敏程度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他的本体魔识就像是一条章鱼的身体，能分出无数条无形的魔识触须。当初南宫苦在苏醒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画面就是由于他无意地催动了灵力的结果。但是南宫苦发现，灵力结合后的魔识也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能够探测到的



地方只是那些阴气比较重的空间，还有就是阴气重或者是能够与他的魔气产生相同波动的人。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当南宫苦修炼中运用灵力的时候，他可以身临其境似的看到冥界中他去过的任何地方，也能看到冥界中他所见到的任何一个人的一举一动。还能自动地感应到离他距离很近的将臣修炼时的怨气波动。

但是，当南宫苦企图探察虚无缥缈的仙界或者道门的时候，脑海中的画面全是白花花的光芒不能有任何的发现。但是即便这样，南宫苦也是很满足了，灵力的结合时间尚短，能力还会在修炼中提高。

幻想一下，将来那些道门中人或是清松那样的不讲道理的仙人的举动都在自己的感应中的话，那就真的做到了知己知彼了，兴奋中的南宫苦不由得对灵力的施与者图罕老人深深地感激着。

修炼中，南宫苦虽然记得鬼使的告诫，但还是好奇地试着练习了幻化之术。果然，一切都被鬼使说中了，在冥界中魂魄之体还能运用的幻化，现在却一点效果都没有了。甚至南宫苦在体内已经寻找不到鬼气的存在了。鬼气是幻化之术的基础，现在连基础都找不到了，就更不要指望什么幻化了。

回忆着鬼使和他说过的话“当魂魄回到躯体的时候，一定要把鬼气纳入泥宫，由魔婴修炼同化。”可是，鬼气连点影子都找不到了，怎么纳入泥宫呢？难道是自己耽误了修炼鬼气的时间？又或是鬼气与蛊王的灵力互相排斥了？南宫苦怎么想都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天，南宫苦一如往常的修炼的时候，中间告一段落的时候再次的为鬼气的消失所烦恼。脑海中又响起了小童的声音。

“主人！你真是太好了，小童高兴死啦！”小童大声地说道，声音中难掩心中的兴奋。自从上次答应小童不会再运用灵力强迫他出现之后，小童自己就没有再说过话，南宫苦虽然几次想与小童沟通，但是碍于先前的承诺，也只能作罢。可是这一出现，就感谢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没头没脑的感激话语，听得南宫苦一头雾水。

“小童，怎么了？”被人感谢的感觉固然很好，但是连自己都不知道原因的感谢，就让南宫苦有点心虚了。“主人，你给小童的这件衣服简直是太好看了！喜欢极了，要是将来再有个宠物的话，那小童就太知足了！”小童的声音